

Confucius's disciple Zigong, and the history of early Ruism
《上博·五》所見仲尼弟子子貢的言語與早期儒學史

English abstract: In the fifth volume of the Shanghai Museum collection of recovered Warring States era bamboo manuscripts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there are two items that include speech attributed to Kongzi's (Confucius's) disciple Zigong 子貢: "The disciples asked" (弟子問) and "The junzi's ritual conduct" (君子為禮). If we compare these texts to typical passages concerning Zigong in the Lunyu, we see similar features, suggesting that these texts and the Lunyu arise from a common tradition within the early Ruist movement, one distinct from tradi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disciples Zeng Shen 曾參 and Zisi 子思. If we explore this issue in light of recent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the Ruist movement, it appears possible that these manuscript materials reflect the earliest split within Ruism, and show that initially two competing factions formed, one led by disciples connected to the Yan 顏 family, Kongzi's maternal lineage, the other to Kongzi's most powerful sponsors, the Meng 孟 clan of Lu. Based on the Lunyu and the Shanghai Museum manuscripts, the pivotal figure in this divide was Zigong, a disciple revered in the traditions of both factions. The doctrinal significance of Zigong's speeches in the Lunyu may thus have been shaped by the background of contention between these two factions.

The paper in Chinese that follows was written for a conference in Taipei in 2007, sponso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published in 2011. Unfortunately, in the published version of the paper the non-standard characters in the text were omitted (I have no idea why), obscuring the argument. The edited volume is obscure in another sense. So I've decided to archive the article online in its complete form.

The article draws heavily on research I di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resulting in an item in the journal *Early China*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Kong Family of Lu and the Origins of Ruism," *EC* 28 [2003], 1-41). It was my intention to continue the thread that runs from that article through the present one with a fuller examination of the role of Zigong, but it appears that project is not destined for completion.

Bob Eno (伊若泊)
February 2022

《上博·五》所見仲尼弟子子貢的言語與早期儒學史

伊若泊·（美）印第安那大學

（2007年11月台灣大學簡帛論壇）

提要：《上博·五》中有兩篇文章提到孔子弟子子貢之語，就是《弟子問》與《君子為禮》。若把這兩篇竹書的言語與《論語》典型關於子貢的章節比，則有些相同的現象，好像竹書和《論語》諸條都淵源於同一個儒學傳統，與其他儒學傳統，如曾參的儒學或是思孟學說，有所不同。以近年關於儒家來源的研究成果來分析這個問題，則這些資料可能也反映早期儒家最基本的分歧，表露孔子母族學徒，即顏氏儒，與孔子原先的贊助人，即魯國孟氏有勢力的家族，成為孔子死後對敵學派的領導份子。按《論語》、《上博·五》文件，儒家如此分黨的關鍵人，就是顏氏徒弟和孟氏家族共同尊敬的子貢。子貢在《論語》中思想上的作用，可能受到了這個黨派紛爭背景的影響。

關鍵詞：儒家 子貢 孔子弟子 弟子問 君子為禮

首發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五版，《君子為禮》篇第10號簡有言云：

[1] 昔者仲尼箴徒三人，弟徒五人，芻贅之徒。· · · 《君子為禮》第10號簡

雖然釋文說這支竹簡上殘，可是根據第8頁相片，竹簡上端似還平齊。如果簡頭代表一條章節之始，則這個言或是原來當《君子為禮》篇序，重點或說孔子有三個弟子最為入室。¹若按此說法讀篇中諸章節，徵求哪三個弟子當為「箴徒」，則至少有兩個弟子似表示跟教師相似的教學權威性，就是顏回（韋）與子貢（贛）。《君子為禮》篇中，顏回受到老師至深的教訓（即近於《論語·顏淵》非禮勿視條[12.1]），而給令外一個同學表現其多麼體會而被感動。子貢以教師地位自居答子羽的問題，評諸先聖人。²（不倖，殘簡中，第三個入室之徒未明，本文不再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7 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1), pp. 523-542.

¹ 簡文第五個字難識；暫臆定為从系从竹，咸省聲，或與「箴」、「籤」有關，義為尖，演為近密。全條疑可釋言：昔者，孔子有三個最親密的學徒，再有五個還值得稱為弟子，再有多些進上束脩而敬孔子為己師之徒了。《君子為禮》以此文為序語的話，就約與《論語·先進》篇相似。

² 若從陳劍以《弟子問》第22簡（子聞之曰：賜不吾知也）置於《君子為禮》11-16簡後，則子貢的教學權威未必很大（參《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2006-2-19,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筆者認為要是把《弟子問》第22簡置在同篇第1-2簡後比較合適。下文再提。但細察二篇書法，即如整理者言，絕非一手書寫：看「不」、「也」等字，「又」字形、「虎」頭形等文字因素，二篇筆法系統得有別，竹簡不可隨意相雜。唯有〈弟子問〉第3簡，按書法可定為當移入〈君子為禮〉文中。

提·) 儒書之敬尊顏回者多不可數·但子貢雖然名譽相當高，不常被看如顏回、曾參等，文獻時常稱為有道德上的權威性的大儒，也不像季路有上席長輩弟子的地位、又不如子思被尊為孔子後裔·假設《君子為禮》篇真推舉他跟顏回同等，則子貢在早期儒家史的作用或是值得再探討一下·

本文以《論語》和《上博·五》《弟子問》、《君子為禮》諸篇研究子貢於儒家學界扮演的角色，也涉及於早期儒家分成學派史跡的相關問題·因為時間和文筆都有限，怕證據不足，詞未達意，懇情讀者指正·

一、《論語》中記述子貢諸章的「子貢文體」

探究子貢在出土竹書的位置，先以世傳文獻為基礎，以《論語》為起發點·若仔細分析《論語》諸章之與弟子有關者，則會感到子貢在思想與教學上的作用與其他弟子有所不同·說明這點，先以子貢與曾子的對比為開端·《里仁》篇極有名的第 4.15 章描述曾子與孔子的對話如下：

[2]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4.15)

章文好像提到與「仁」有關係的兩個關鍵成分（忠、恕），很乾脆地給讀者說明儒道深密教訓，就是「一以貫之」的「一」的意義·這個非常有名倫理課業，早就引人注目，並立曾參為《論語》中極有教學權威的原儒弟子·

在《衛靈公》篇中，有頗類似而從來幾乎被忽略的一章，記述孔子與子貢的對話云：

[3]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衛靈公》(15.3)

第 15.3 與第 4.15 都講「一以貫之」這個辭，但是兩條却似而不同·《衛靈公》篇章好像與「仁」沒直接關係，而以怎麼學得智慧為課題，並且第 15.3 的教訓不如第 4.15 極為清楚，讀之以後還必想問「一以貫之」的「一」到底是怎麼回事？曾子章的目的比較簡單，只不過要教課業而已·子貢章反而會使人感覺到還沒決疑，修辭結構會領人反省以再求深入·其實，此條刺激思惟的潛能好性遠超 4.15，教學方法、修辭文體，都有所特出·

《論語》記述子貢諸章中，再有四條修辭結構接近第 15.3 章·可列如下：

[4]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14.35)

[5]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17.17)

[6]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公冶長》(5.4)

[7]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5.9)³

這些章節都用類似的修辭方式來表達較南通的深意，四條中，第 14.35 與第 17.17 跟第 15.3 章結構特別相近，每條有孔子先說一句子貢不太了解的話，子貢表示不清楚以後，孔子就說一句比較深密或是違反直覺的教訓，教學目的好像就是叫讀者好好兒地考慮，第 5.4 與第 5.9 章同樣記孔子與子貢的對話，而以難通的論點為結束，第 5.4 章的難題就在定「瑚璉」象徵多高的倫理境界，第 5.9 章特別會令人驚異的一點，就是表示顏回的德行好像不只超過子貢的，還暗示連孔子都比不上。⁴

《論語》記述老師與弟子對話的段落，其實平常比較單純，大多數只紀錄弟子問簡單的問題與孔子率直的教訓回答，雖然有一些很長或是很複雜的章節，上引幾條的例子以外，好像《論語》中沒有修辭形式頗相近的章節，這些章節，無論在教學方法上還是在修辭文體上，與《論語》大多數章節有所不同，並且都有記述子貢的特徵。

這些關於子貢的《論語》章節可暫稱為「子貢文體」條。⁵「子貢文體」條，《上論》、《下論》都有，若從木村英一，認為《論語》諸篇、諸條群不是一個時期或是一個小地區著成的，而反映長期很多地方儒學傳統的文件貢獻，⁶則這些章節可能都淵源於同一個比較有限止的修辭環境，或是相當於比較獨立的教學傳統，如此推說，利用這種教學方法與這種修辭文體的儒學文件，也應該是推崇子貢的早期儒家文集，按第 5.9 條，此類章節的淵源文件可能也特別尊敬顏淵。⁷

二、子貢在《論語》的教學權威和生平的事績

《里仁》篇「一以貫之」條顯然要勸讀者相信曾子是最為體會孔道的學徒，具有儒家的教學權威，《論語》的編輯者好像用幾個方法推許一個弟子有教學權威，例如

³ 還有第 14.17（子貢問管仲非仁）條頗類似，結論暗示管仲可稱為仁者也會驚人，但是修辭結構簡單，對話只有一場輪次，亦參下文注 7。

⁴ 若從朱熹《集注》訓「與」為許與之義，就可以避免第 5.9 違反直覺的教訓，當然也通，可是因為上數諸關於子貢的章節都有違反直覺的共同性，讀如字可能為正。

⁵ 當然還有很多《論語》章節講子貢而不使用「子貢文體」，本文以《論語》為多源的文獻，其他關於子貢的條，與「子貢文體」條的關係必須一一分析。

⁶ 參木村英一著《論語の研究》。

⁷ 假若把第 14.17 條加入「子貢文體」的條群中，則也必一起加入第 14.16 條（子路問管仲未仁），兩條在修辭上、意義上相近，像是同源異流，如此，則「子貢文體」唯有第 14.16 一條與子貢無關，假設規定有一個「子貢文體」文集作條群的淵源，依第 14.16 條或可提議子路是「仲尼箴徒三人」之一，不過下文指出仲弓也可能是第三個箴徒，而證據比較豐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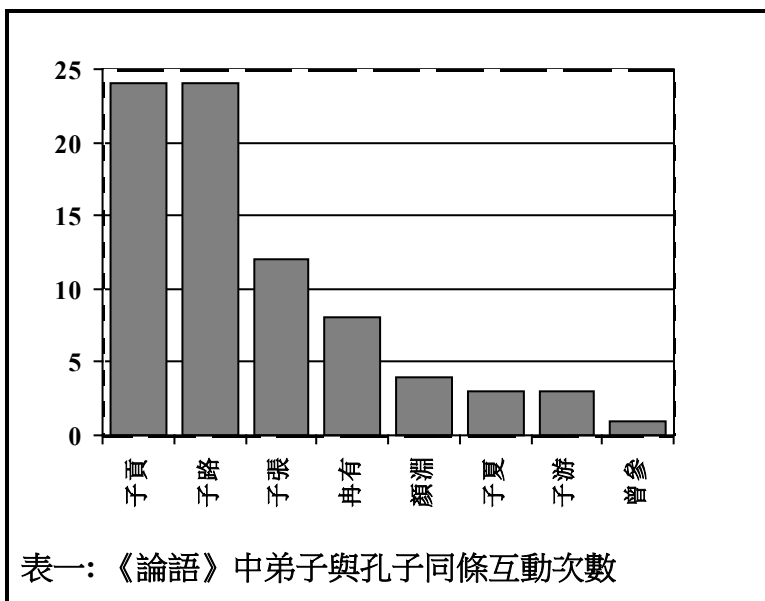
把弟子稱為「某子」，或以弟子單人獨言成章，或表示弟子受孔子的稱讚等現象，都會確定一個弟子為可尊敬。譬如說曾子，按照《史記》等書曾子是後進弟子，只有子張比他年紀少，可是《論語》中曾子稱「子」，編輯者不以字稱之，《泰伯》、《子張》諸篇條中曾參屢次單人獨言，《里仁》篇 4.15 他也間接受孔子的稱讚，都表示曾子當《論語》所提示的一種模範給後學看。孔子去事時曾參或許不過二十幾歲，而除 4.15 以外，在《論語》中沒有與孔子互相交流的例子，所以很可能歷史上當孔子學生的時候，曾參還沒引學友注目。曾子書面上的角色大概就是曾參自己的後學插入進去的。

《論語》裏有教學權威的弟子可分成幾類。後進弟子，如子夏和子張，都有章節推動其權威性，也有章節攻擊他們沒權威（例如《子張》篇記弟子互相批評、《先進》篇「子貢問師與商」弟 11.16 條等）。根據《子張》篇，孔子過世後比較年輕的弟子們有幾個以教師地位自居受學徒，彼此爭教學權威。《論語》以外，《荀子》、《韓非子》也說戰國時代儒家就分黨，有子張、子夏等學派，都反映這些後進弟子當競爭對手。

子貢是先進學徒。他與顏回、冉求等長輩弟子年紀差不多。《論語》裏有教學權威的長輩弟子中，孔子死後傳教的只有子貢。⁸但子貢與最有名的後進同學不一樣，好像沒收學徒，不當學派的宗師。雖然如此，在《論語》裏最常提到的弟子，除了與孔子幾乎同年的子路，就是子貢（見表一）。子路早死，孔子過世後不會再直接影響儒家學術的展開。而子貢還生活三十年，與子游、子張約同，這段時間中，子貢當儒家最為長輩的代表人。如果子貢沒有收學徒，他在《論語》突出的作用是怎麼來的？⁹

⁸ 弟子年紀按錢穆《先秦諸子繫年》，第 615-16 頁。Bruce & Taeko Brooks 靠《孔子家語》認為子游也是長輩弟子（*The Original Analects*，第 277 頁）。

⁹ 史書說孔子死後，子貢成為空前富裕的商人。這個傳說與本文的中心論點雖然不牴觸，但是筆者認為子貢作商人的傳說或是沒有史實，而原於《論語》第 11.18 條說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案我看，「億則屢中」語源於《左傳》定公 15 年孔子言「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此語與子貢預言魯公之死有關係，不涉及於作商人。《論語》第 11.18 條並稱顏回與子貢，似有韻文，評弟子的文也應該平行。原文或有如此云：「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也其億則屢中」。子貢為商人說，不可獨斷地否定，但是還可能本於子貢與貧窮的顏回的對比，或與子貢的名字意義有關，未必接受為史實。



觀《子張》篇就知道子貢傳授儒學的對象不是後學弟子而是魯國有勢力的大夫。這種書面上現象應該有歷史背景。根據《左傳》子貢自魯哀公七年起屢次作為政府使者，常給魯國貴族與東南夷國的政治人物當中間人。¹⁰他三次作大有勢力的孟氏家族的子服景伯的助手，好像與孟氏關係特別好。

在《子張》篇裏，有三條闡述子貢對魯國貴族所說的言語（另有一條與其母國的衛公孫講孔子），不管主題上還是修辭形式上，與同篇後進弟子之語氣完全不類。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子貢答子服景伯一條。這個章節表現魯國公廷有勢力的貴族說子貢是智慧超過孔子的。¹¹書面上的教訓很明顯地推崇子貢的偉大。他一來被認為至上聖人，二來像孔子一樣表示非常謙虛的性格，否認自己的功德而推崇孔子。《論語》中指摘孔子的一個學徒有教學權威，除了談顏回的，可能沒有一條比此更熱烈。

三、探究早期儒家分派

魯國貴族有推崇子貢為超越孔子的聖人，好像暗示當時有人競爭當孔子繼承人，也可能反映已經有發生中的儒學黨派形。按《荀子》、《韓非子》等書，戰國時期儒學分派可知，但儒學黨派形何時開始還不清楚。筆者近年研究儒家淵源，按照世傳文獻，如《左傳》、《國語》等，假定儒家分派的種子，孔子生時已經存在。¹²這

¹⁰ 《左傳》哀公 7、11、12，亦參哀公 27。

¹¹ 《論語》19.23。

¹² 此小文遺憾無暇細解論證。請參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Kong Family of Lu and the Origins of Ruism,” *Early China* 28 (2003)，第 1-41 頁。亦有未發行的簡寫中文稿（〈孔丘家族背景與儒家的起源初探〉），在 2004 上海〈中國上古史〉論壇發表。下文註解略指證據的來源。儒學起於臧氏，傳於孟氏，再傳於孔子的論點，《上博·五》的《季康子問於孔子》篇裏或有旁證。篇中的孔子兩次引先聖之言為證：一次引臧文仲（字六簡），一次引一個人叫孟者吳（孟之側？）。

個論點對分析子貢在儒學史的作用似有密切關係，因為此小文空間有限，就不能仔細申述先前的研究結論和證據，不過因為中心的假設有反常的方面，而當下述論點的思想背景，於此先作簡略的概括。

據筆者的研究，儒學原來起於魯國孝公後裔的臧氏貴族。所謂「三桓」家族主權以前，臧氏政權較大，在魯國公廷，臧家族長常為魯公顧問，¹³也世襲司寇官位。¹⁴而在軍事上臧氏也扮演特殊的角色，有防禦接近魯國的邾婁國（也稱邾國）的責任。臧氏的軍事根據地，即防邑，原來置於魯邾邊疆的防山附近。¹⁵據文獻臧氏族長有聖人的名譽，並且家族也有頗特殊的傳統。¹⁶尤其是生在公元前七世紀的臧文仲為傑出的賢人。在《左傳》他的道德顯赫也超過孔子。按《左傳》的描寫，臧文仲也是當代魯國極受敬重的思想家。¹⁷臧文仲的孫子，就是臧武仲，也當魯國司寇，領魯軍與邾婁交戰。按《左傳》有一次戰敗了以後，臧武仲諷刺為「朱儒」。¹⁸如果這次侮辱就是用雙關語罵敗於邾國的人，則世傳文獻中先於孔子被稱為「儒」的人物，惟有臧武仲。¹⁹臧氏另外與儒學有聯繫。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就是臧武仲的重要顧問。²⁰他原來也是邾婁國籍。邾婁也叫「邾」、「鄆」，而《左傳》把叔梁紇叫作「邾人紇」，《論語》也引人把孔子叫作「鄆人之子」。按照這類的資料就會推定，可能儒家，至少春秋時代在魯國的儒學，淵源於臧氏家族領導下。

邾婁就是孔子的祖國。²¹孔子出生幾年以前，臧家失權，封地移北，叔梁紇也帶他家人搬到魯國北部。但是因為他還沒有健康的兒子當他的後裔，所以回到邾婁，與邾婁貴族顏氏家族女「野合」，就生孔子。²²父親死了以後，孔子留在母親顏氏的邾國貴族家裏，在邾國文化圈的地盤長大。²³

¹³ 參《左傳》隱公 5、桓公 2、襄 21，亦參“Social Background”，第 15 頁。

¹⁴ 參《左傳》襄 21，亦參郭克煜《魯國史》，第 134-35 頁。

¹⁵ 參《左傳》僖公 22、襄 17，亦參“Social Background”，第 31-34 頁。

¹⁶ 參《左傳》襄 22、23、24、《國語·魯語上》，亦參“Social Background”，第 15-21、35-36 頁。

¹⁷ 參“Social Background”，第 15-20 頁。

¹⁸ 《左傳》襄 4，亦參“Social Background”，第 7 頁。

¹⁹ 臧氏家族在魯國的作用，多據《左傳》。其與邾國的關係，可參僖 22、襄 4 等。臧氏的封土是在防，雖後來移到魯國北部，好像原來就鄰近邾國故都。

²⁰ 參《左傳》襄 10、17。

²¹ “Social Background”，第 27-29 頁。在這裏言邾婁，不指有政體的國家，而言一種民族傳統與文化圈。原來的邾婁都邑位置於魯都（曲阜）南很近，就是邾邑。邾亦附近就屬於邾婁文化圈。公元前 613 年邾婁把都邑往南移到嶧山，邾邑附近就變屬魯與邾中間地，很可能受魯國行政，但是居民還是邾婁東夷文化的。

²² 顏家為邾婁貴族，以《顏世家訓》、《元和姓纂》為據，而資料為可說是不含糊的。參“Social Background”，第 10-11 頁。

²³ 這個論點以《史記·孔子世家》、《禮記·檀弓上》文為啟示。參“Social Background”，第 8-9、27-31 頁。

臧氏家族勢力解散了以後已經二十年左右，孔子才搬到魯國都城。那個時候儒學領導權在誰手裏不清楚，不過可能被傳到孟氏家族。孔子最初的贊助就是孟氏族長孟僖子，叫他兩個出生在耶的兒子作孔子弟子。²⁴ 看《左傳》、《史記》的證據，不管是孟僖子還是南宮敬叔，都是孟氏家人介紹半外人的孔丘於魯國有勢力者，幫助孔子攀高，以至於或受到了以前臧氏世襲的司寇官，成為儒學領袖。

讀《論語》、《孟子》等儒書，好像孔子的教學就是他直接按者周民文化傳塑造而傳述的。提到在魯國先孔最尊重的賢人臧文仲，就批評他為小人，沒暗示會有人把他看成聖人。但是看戰國時期儒家文獻，有的極尊崇臧文仲（如《左傳》本文），有的批評臧文仲而推崇孔子（如《論語》、《左傳》的「仲尼曰」部分），也有兩個先聖兼稱的文獻（如《國語·魯語》）。²⁵ 筆者推論尊臧文獻反映臧氏原儒的教學傳統（暫稱為臧氏派），攻擊臧氏的就代表孔子學徒的立場（暫稱為顏氏派，以孔子母家起名）。²⁶

按照這樣的假說，孔子死的時候，可能儒學已經分成兩派。一派就是遵循孔子學說，把他看成儒家最有較學權位的代表人。第二派人不一定當孔子的學徒。因為臧氏家族在魯國下台了已經七十年左右，可能這個「臧氏派」其實再沒跟臧家有多大觀，而代表保存魯國貴族傳統的儒學，敵視半外人的孔子所建立「有教無類」不受魯國當權者控制的學術運動。

以這些論點為據，《論語·子張》篇裏子貢勸導孟氏家族的子服景伯，可能反映歷史事實，表示孔子死後，魯國貴族盡力爭以控制儒家領袖權。按《子張》篇所描述，貴族推薦了子貢繼承孔子，而子貢謙遜不肯接受。歷史事實未可推定，但只少必定反映《論語》編輯人的立場，就是說同時要尊孔子為大聖、子貢為次聖。這種褒貶方略也見於《國語·魯語上》篇，描述臧文仲讓聖名於敵對的展禽（柳下惠）。

《子張》篇的子貢諸條與《國語·魯語》另外還有一個共同點：在《魯語下》裏，孔子一致稱「仲尼」。《論語》中唯有《子張》篇子貢諸條把孔子稱為「仲尼」。按筆者研究，「仲尼」這個名稱多半是推舉孔子為神靈的聖人的文獻所用的，以《魯語下》為例子，大概就反映顏氏派的觀點。

上已指出，在儒家史上，子貢沒建立甚麼學派，不看成宗師。但是在《論語》好些章節裏子貢文學作用既很特出，教學權威又非常高。下文要按照上所假設的歷史背景，與《論語》中所見關於子貢的現象分析《上博·五》儒家竹書。

²⁴ 參《左傳》昭 7。僖子與邾國的關，參昭 11。


²⁵ 說《左傳》尊重臧文仲就是以編年述事部分為本文，襄 24 可以為代表文。《左傳》所謂「仲尼曰」諸條的立場不同（參文 2）。《論語》對臧氏的態度可參《公冶長》（5.18）、《衛靈公》（15.14）。

²⁶ 臧氏語顏氏敵對的情形可以《公羊》昭 31 為旁證。參上引拙著“Social Background”第 22-24 頁。

四、子貢與《弟子問》、《君子為禮》諸篇

《上博·五》的《弟子問》與《君子為禮》兩篇，內容、書法、文體結構都相似，如果看成同原文集，如《論語》一樣也包含有「子貢文體」的章節，況且，又把子貢看成有權威性的模範弟子，又特別尊敬顏回。

《弟子問》篇第 4 號簡云：

[9] 子嘆曰：「烏！莫我智也夫。」·子游曰：「有是之謂乎？」子曰：「 . . .」《弟子問》第 4 號簡²⁷

[9] 與《論語》第 14.35 條（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非常接近，兩條一樣用「子貢文體」。雖然 [9] 中見子游，不見子貢，還證明在修辭方面上《論語》的「子貢文體」諸條與《弟子問》是同一個修辭環境來的。

《弟子問》篇第 2 號簡與第 1 號簡可連讀如下：

[10] 子曰：「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生而不因其浴，吳人生七口 . . . 而動口口乎其所，前陵季= 僑而弗受·前陵季= 其天民也乎！」
《弟子問》第 2、1 號簡

此條修辭法不使用「子貢文體」，但也與「子貢文體」的《論語》第 17.17 條（孔子先後兩次說「天何言哉」）有共同的修辭因素，也可假設反映相同的修辭環境。雖然 [10] 與子貢沒直接關係，第 1 號簡末接者有「子貢」二字，表示下一章節原來涉及於子貢。上已指出史書關於子貢的紀錄，多半描述他為了魯國貴族當與吳國的代表相處的中間人。《弟子問》原文可能於此連結兩條與吳國人物有關的章節。比方說，若以第 22 號簡接第 1 號簡，則 [10] 後一條就云：

[11] 子貢 . . . 子聞之曰：「賜■不吾智也！口興夜寐以求聞 . . . 」《弟子問》第 22 號簡

此與《論語·子罕》第 9.6 條有相同之處。《子罕》描述一位「大宰」給子貢品評孔子，注家多按照《左傳》的述說認為大宰就是吳國的太宰嚭。因為大宰誤解孔子的人格，子貢對孔子報告時，孔子有不滿意的反映應如下：

[12]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罕》(9.6)

雖然有所出入，如果《弟子問》第 1 號簡與第 22 號簡連讀，那麼 [11] 在修辭上也好，基本意義上也好，與 9.6 都似有同源的可能。²⁸

²⁷ 最後一個字難讀，陳劍認為是「偃」字，即子游名；可從·（《〈上博·五〉零札兩則》簡帛網 2006-2-21，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16）

²⁸ 關於陳劍把《弟子問》第 22 簡置於《君子為禮》第 11-16 簡後，上注 2 已提出異議。

這些例子表現，在修辭上，《弟子問》與《君子為禮》篇與《論語》中「子貢文體」條跟相關描述子貢的章節有類同之處。提到弟子教學權威性問題，這兩篇也都有引人注目的資料。《弟子問》篇裏，只有一條很清楚地描述一個弟子的教學權威，就是第 8 號簡，其文云：

[13] . . . 曰：「吾聞父母之喪 . . . 食肉如飯土，飲酒如滫，信乎？」子贛曰：「莫親乎父母，死不顧生，可言乎其信也。」《弟子問》第 8 號簡

雖然質問者未可知，此條描述子貢答之以教師地位自居，表示編輯者推舉子貢為有教學權威。

《君子為禮》篇情形不同，顏回與子貢具提為有教學權威。顏回親受孔子至高的教訓，條文描述顏回把這個教訓吸收得非常深，體會到底：

[14] 顏淵侍於夫子。〔夫子〕曰：「韋！君子為禮以依於仁。」顏淵作而答曰：「韋不敏，弗能少居。」夫子曰：坐吾語女。言之而不義，口勿言也。視之而不義，目勿視也。聽之而不義，耳勿聽也。動而不義，身毋動焉。」顏淵退，嚮²⁹日不出 . . . 之曰：「何其慙³⁰也？」曰：「然。吾親聞言於夫子。欲行之不能，欲去之而不可。吾是以慙也。」《君子為禮》第 1-3 號簡

此文好像兼述《論語·顏淵》頭章與《子罕》篇「顏淵喟然嘆」章 (9.11) . 尤其是後一部分與 9.11 同行，推舉顏淵為理想教徒的模範。

《君子為禮》篇又提子貢為有權威的教師，描述子貢答子羽的問提如下：

[15] 子羽問於子贛曰：「仲尼與吾子產孰賢？」子贛曰：「夫子治十室之邑亦樂，治萬室之邦亦樂，然則 . . . 矣。」「與禹孰賢？」子贛曰：「治天下之川 . . . 非以為己名。夫子治詩書，非以己名，然則賢於禹也。」「與舜孰賢？」子贛曰「舜君天下 . . . 」³¹《君子為禮》第 11-16 號簡

[15] 與《論語·子張》子貢言孔子之偉大非常相應。彼文的子貢同樣稱讚孔子為聖人之集大成，並名之為「仲尼」。除非採用陳劍教授的建議，把《弟子問》第 22 號簡在附加在 [15] 後面，而認為孔子最後否定了子貢的說法，要不然必承認 [15] 推舉子貢為極有教學權威的弟子。

觀《弟子問》與《君子為禮》全部兩篇，與《論語》類同的地方特別多，而大多數與顏回或子貢有關係。二篇共有九條在修辭上或在內容上與《論語》有相同

²⁹從張光裕釋文讀為「數」。

³⁰從陳劍讀為「瘠」（《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張光裕釋「憊」，似亦可通。

³¹ 拼竹，釋字多從陳劍《談談上博(五)的竹簡分篇》。不採用陳劍建議最後加《弟子問》第 22 簡，上已講了。子羽或為「弟子」澹臺滅明的字。陳教授改正第 11 簡文字，「子羽」上冠「行人」二字，言可能即「吾」子產同世鄭國人，其說有道理，但改字待再有證據。

處·雖有出入，看其他竹書，還算與《論語》異常接近·並且，九條中有七條與子貢或顏回有關係（見表二）·

《弟子問》	《君子為禮》	《論語》	備註
2/1 簡		17.17*	修辭法：孔子語始終都用同一的反問辭·
22 簡*		9.6*	孔子對子貢言有不知己者·
6/9 簡		15.35	修辭法：孔子言見過某一種人，未見過另外一種人·
11/12 簡		2.13*; 6.18	修辭法：弟子問君子，孔子回答·
20 簡+		13.9; 18.6	孔子遠游，弟子御，遇隱居者·
4 簡		14.35*	修辭法：孔子抱怨，弟子問其故·
附簡		1.3 [17.15]	同章；有異文·
	1-3 簡+	12.1+; 9.11+	竹書似兼引兩個《論語》教訓·
	11-16 簡*	11.16*	修辭法：問兩個人間孰愈·
* 表示章節與子貢有關 + 表示章節與顏回有關			

五、按照《上博·五》的證據推測子貢在儒家分派史的位置

如果筆者近年研究早期儒家史的結論不過違背史實，孔子去世時儒學已經只少有兩個派系·一個是尊孔子為至上聖人，另一個還尊崇臧氏傳統，不一定把孔子看成超級賢人·按照《論語·子張》篇的證據，魯國貴族還不願意觀孔子如神，幾十年前贊助儒學的貴族就推薦子貢作儒家領袖·《子張》篇的編纂者顯然屬於尊孔的顏氏派，而以子貢為這個學派的宣傳人·

在文字上，顏氏儒的蹤跡大概就是「仲尼」的名稱·比方說，《子張》篇外，用這個名稱有《左傳》中所謂「仲尼曰」條文，同時暗含地宣孔子的言語權威而罵臧文仲為假聖，³² 也有《國語·魯語下》文，不用「孔子」那個名稱，而屢次談到「仲尼」，一直描述其有神秘之智·出土竹書中，只有《君子為禮》與《仲弓》兩篇應用「仲尼」的名稱·³³

³² 參《左傳》文 2·

³³ 《上博·三》《仲弓》篇也這樣稱孔子，可能暗示仲弓就是仲尼第三個箴徒·還有，因為《君子為禮》篇中有《論語·顏淵》頭章文，《顏淵》篇次章描述仲弓，與頭章描述顏回精確地平行，推

按上所述現象，敢推測關於子貢與《上博·五》兩篇文件一種構思，雖然依據未足而頗過有思索性，至少與資料牴觸的地方不多。假設如下：

孔子去世後，一個世代以前推薦孔子為儒學領袖的孟氏家族，或者因為要恢復儒家領權，就推薦自己的手下人（即孔子學徒子貢）為替代孔子的儒學聖師。上文以說當時有兩個儒家學派，暫稱為「臧氏儒」與「顏氏儒」。不知孔子死後，推薦子貢的，就是第三個儒學傳統，應該叫甚麼名字，暫借《韓非子·顯學》篇裏所謂「孟氏儒」來名之。³⁴「孟氏儒」的文本可能還存一件，就是《上博·二》裏的《魯邦大旱》。《魯邦大旱》文中，有些地方因為竹簡殘缺不全，很容易讀錯意思，但是若很值爽得讀現存的文字，篇中的「賢人」應該不是孔子，而是子貢。此與所假設的「孟氏儒」文本的條件吻合。另一篇可能也反映「孟氏儒」的立場的文本就是《上博·五》裏的《季康子問於孔子》篇，並以臧文仲及一名孟氏的人為孔子引用的先人。（假若這個說法有理，而「孟氏儒」書也是讚美臧文仲的，一部分有關於魯國《左傳》本文可能也與孟氏學統有聯繫。³⁵）

「孟氏儒」對立的學派若借用《韓非子·顯學》的「顏氏儒」為名，則正與上已經規定原有的學派相合。孔子即邾國顏氏的後裔，看《史記》、《孔子家語》弟子名單，就可知孔子搬到魯國本地時，大概有好些母族親戚，如顏回、顏路等，跟隨他。「顏氏儒」所最尊重的應該就是兩位顏氏親戚，就是孔子跟顏回。子貢與「顏氏儒」史實上的關係，因為資料不夠，還不太清楚。但是按本文所提供的假設，「顏氏儒」文本以子貢為學派的發言人，說仲尼與顏回皆遠超越他人的本領。子貢這樣也自己變成了學派的高等聖人。

若真得有如此兩個學派，「孟氏儒」與「顏氏儒」敵對的情形可能與其他儒家學派演變關係不大。《韓非子·顯學》篇所記其他的學派，如「子思氏儒」、「子張氏儒」、「樂正氏儒」等，都是後進學徒所建立的，彼此爭取贊助的範圍可能與固有的黨派不同。讀《荀子·非十二子》篇中的儒黨名單，更會感覺到有這種界線。《荀子》言儒家分為五，說有思孟、子張、子夏、子游等四個學派，再有荀子自己讚美的傳統，所謂「仲尼、子弓」學派。因為應用「仲尼」這個名稱，好像即「顏氏儒」標記之一，荀子所言的「仲尼、子弓」儒相當於《顯學》篇所言的「顏氏儒」的可能性不小。³⁶

本文裏，來不及談到派別學說上的分歧，可是還要冒險，很蓋擴地指出所假設的「顏氏儒」可以規定的兩個學說上的特徵。第一，可以用子貢在《論語·公冶長》篇中的話為啟示：

測《論語》第 12.1、12.2 條很可能同源。如此《君子為禮》全文包含關於仲弓的紀錄，可能性較高。

³⁴ 學者從來多認為「孟氏儒」以孟軻起名，本文只把名稱借用。「孟氏」真面目待考。

³⁵ 所假設的「孟氏儒」可能接者「臧氏儒」，而不應該看成獨立的學派。這些假定的派別都到底只不過代替文獻上的現象。如果以文本對孔子、臧文仲的態度為標記，則如上文已說，文獻好像看得出三種不同的評論。但史實上，每種評論不一定相當於獨立學派。

³⁶ 子弓的真面目未明。大概指仲弓。若此更可定仲弓為第三個箴徒。（子貢、子弓，古音不近，絕不指一個人。）

[16]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5.13)

按《上博·五》諸篇與受了「仲尼、子弓」學派影響的《荀子》書中的儒學態度，「顏氏儒」或尊重禮教超過後起派別，重視儒道之「文章」，可能到思孟派學說流行了以後，才忍不住言天道與人性。

第二個特徵可能就是《君子為禮》[15] 所表示的，就是很重視歷史上的聖人傳說。此條以外，《弟子問》[10] 或也涉及於此點。上文已經指出 [10] 的修辭法與《論語》17.17 共同特點，就是有先後同一個套語。《論語》中提起歷史傳說最仔細的部分，應該是原來一起著成的《泰伯》篇談泰伯 (8.1)、舜 (8.18)、堯 (8.19)、禹 (8.21) 等先聖的諸條。看這些條的修辭結構，好像受了編纂人的改寫變形。但舉 (8.21) 為例，就看得出與 [10] 類似的修辭法：

[17]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8.21)

8.21 正如 [10] 有孔子先後兩次說同一句話，或者表示整個一套《泰伯》篇史語跟《上博·五》兩篇也是同原。

結論

新出現的竹書資料對於探究儒學分派史可能會供給啟示。《上博·五》新發資料，若與《論語》一些關於子貢頗特殊的章節比，好像有同源的特徵，可能反映較獨立的儒家學派的遺跡。雖然證據還不夠批准任何斷言，還可以構思一個與證據符合的事態，等將來再有新出土的資料考驗。

所推測的事態擬想孔子死時，有兩個對立的儒家學派。一個直接得反映儒家在魯國的淵源，就是以孟氏家族人為主。另一派以孔子家族人，即原來為邾國貴族的顏氏家人為主。「孟氏儒」兼尊孔子與先世魯國貴族臧文仲。「顏氏儒」尊孔子為聖人，而反駁臧氏之賢。孔子死後，這兩個學派分歧了，雙方面都提舉孔子過世後最為長輩，最受敬重的弟子子貢為學派代表人。雖然子貢好像沒有自己立甚麼學統，可是至少在書面上，他所扮演的角色大概就反映幕後學派互爭的現象。